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

开栏语

泛黄的信笺在海南省博物馆展柜中无声铺展,那些穿越战火、跨越时光的墨痕,蕴藏着革命者滚烫的赤诚与直面别离的坦然。即日起,本报推出“尺翰映山河——海南红色家书中的时代记忆”系列报道,我们将循着这11封红色家书的指引,还原纸页背后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,共同走进血与火交织的峥嵘岁月,感受那永不熄灭的信仰光芒。

海南
红色家书

符克：率华侨返乡抗日

1915年,符克出生在文昌昌洒镇东太山村的一户贫农家庭,自小便显露出过人聪慧,在小学课堂上总是“榜标第一”,勤奋的身影里藏着对知识的渴望。

1927年,革命的火种在琼崖蔓延,12岁的符克加入童子团,被选为乡童子团团长。次年春,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市南海中学。1933年,高中毕业的符克本欲报考大学,却因父亲被资方辞退、家境拮据被迫搁置。遵父意赴越南西贡市任小学教师的日子里,他站在三尺讲台上,望着侨胞子弟清澈的眼睛,更觉“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”的切肤之痛。

1935年,在堂兄的接济下,符克考取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部。1938年春,他与一批同学冲破阻碍奔向陕北,进入陕北公学深造。在这里,他系统学习革命理论,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秋意渐浓时,党中央组建海外工作团赴东南亚动员华侨抗日,符克成为其中一员。抵达越南后,他先在华侨青年与工人中点燃抗日火种,紧接着又着手做琼籍侨领如陶笏庭等人的思想工作。不久,越南琼崖华侨救国会成立,符克当选常委,侨胞们的捐款、物资通过他的手,源源不断涌向祖国

抗日战场。

1939年2月,日军铁蹄踏破琼崖的宁静。消息传到越南后,40余名华侨青年在西贡三民小学集中训练。回乡服务团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,符克带领10余人踏上故土。此时,香港、星洲的华侨服务团已先抵琼崖。

1939年冬,符克渡海赴香港向“琼侨总会”汇报,促成三团合并,成立总团,他被任命为总团长,同时兼任“琼侨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”主任。1940年2月,带着大批西药与慰劳品的符克滞留在广州湾,等待渡海返琼的船。期间,他给远在西贡的父亲与大哥写下家书。

在信中,符克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关爱,并给家人许下美好愿景:“爸和哥!别挂心吧!鬼子赶出国土以后,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!”

信中,他轻描淡写自己的处境:“我已于前月底携带大批西药及慰劳品抵广州湾,因年关关系,没有船来往,迫得暂住这里。料再逗留数天,便能渡海了。”仿佛只是寻常赶路,却未提沿途日军封锁的凶险。他宽慰家人:“我近来身体都比前健康,故乡物质生活虽然是艰苦一点,

但精神总是愉快的,并未感到任何痛苦的地方。”

“爸和哥,别怀疑和误会吧!我之所以参加救国工作,不惜牺牲自己生命,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,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。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,国家亡了,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。”政局的动荡、敌人的残暴、战友的牺牲,都没有动摇符克的救国之心。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直面死亡威胁,“假使遇有不幸,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,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”。

信末,他恳请家人“放大眼光与胸怀”,“祝阖家均安”的落款,藏着一个儿子、一个弟弟最后的温柔。

1940年8月12日,为抗日救国大业,符克和韦义光(中共地下党员)到定安县翰林墟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日及慰劳抗战物资分配等问题,8月15日晚,符克遭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杀害,时年25岁。

生命定格在那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上。他写给家人“共叙天伦”的约定,终成未竟之愿;而信中“为民族解放尽天职”的誓言,却在琼崖的椰林中生根发芽。



1937年的符克。记者 陈望 翻拍

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厅内,一场特殊的“对话”正在上演。展厅内灯光渐暗,文昌女孩的梦境缓缓铺展:1940年2月的轮渡码头,25岁的符克紧攥着写给父亲的家书,正欲踏上返琼征程。跨越80余载的目光在此交汇,女孩轻声诉说着今日文昌校园的琅琅书声,讲述着琼崖建设自贸港的新貌——这一幕原创微型情景剧,让“纸上历史”跃然眼前。

南国都市报记者 陈望 实习生王佳婧

赵一曼致子书：
跨越时空的爱与传承

赵一曼,原名李坤泰,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,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影响下,走上革命道路。1926年,她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,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。

在莫斯科,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爱人陈达邦。1928年,怀孕数月的赵一曼被召令回国,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1930年4月,她忍痛将儿子陈掖贤托付给亲戚抚养。

1931年,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,东北沦陷,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赵一曼奔赴抗战前线,领导工人反日罢工斗争,指挥游击队与敌人英勇作战,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,敌人称她“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”。

1935年11月,赵一曼在战斗中负重伤被捕。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,她不屈不挠。在市立医院监视医治期间,韩义勇和董宪勋协助她逃离。然而,他们不幸被敌人追上,赵一曼再次被捕。

1936年8月2日凌晨,赵一曼将被押回她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县(今哈尔滨

尚志市)公开行刑。在赴刑场的火车上,她深知此去将是生命的终点,心中最深的牵挂,莫过于年幼的儿子陈掖贤“宁儿”(其乳名)。

严刑拷打后,赵一曼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,写下这份珍贵的遗言。

她牺牲时,年仅31岁。

由于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,宁儿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这封信,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。直到抗战胜利后,这封遗书才被发现——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中,用日文记录下了这封家书的内容,才得以流传。

实际上,这并非赵一曼留下的唯一一封“家书”。在那个特殊的时代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赵一曼牺牲前仍利用家书迷惑敌人,进行殊死搏斗,写下一份与编造的口供一致的遗书。她佯装自己和丈夫从江苏来东北做生意,丈夫死在东北,她也步着丈夫的后尘。

“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啊!母亲到东北来找工作,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……母亲的死不足惜,可怜的是我的孩子,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。母亲死

后,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……”

两封信,身份不同,情意不改,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深沉的爱与愧疚,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与坚守。

后来,工作人员进行烈士身份核查,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。他将母亲留给自己最后的话,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,并用钢针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“赵一曼”三个字。

“赵一曼是深情的母亲,更是坚定的战士”……每每讲到此,讲解员不禁心潮澎湃:“这封迟到的家书,溢满舐犊之情,更饱含报国之心。我们不仅看到前辈先烈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坚毅,也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无声但却响亮的教育。”

“家书泛黄,山河无恙”“教给孩子最深沉的一课”“这盛世,如您所愿”……80多年过去,不少参观者这样留言。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佟国波说,赵一曼的故事是无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、牺牲奉献的缩影。她的家书不仅仅是一封写给孩子的遗言,更是一份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。

(新华社记者杨思琪、刘赫奎)



赵一曼和儿子合影(资料照片)。

新华社发

哈尔滨一曼街,东北烈士纪念馆,一封家书令无数参观者驻足——

“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,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,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…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,就用实行来教育你……”

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中,无数英雄儿女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抛头颅、洒热血。这封家书的作者赵一曼,便是其中一位。